



绿竹村风云

王 杏 元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2

绿竹村风云

第一部

王杏元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绿竹村风云

第一部

王杏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插页 4 字数 184,000

1978年9月第2版 1978年9月第2次印刷

书号: 10078·3025 定价: 0.69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写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山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以共产党员王天来为首的贫下中农，不怕艰苦，自力更生，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雄心壮志，同时揭露和批判了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王阿狮的丑恶行径。

第一部集中描写了从组织互助组到成立初级社这一阶段的斗争。初级社建立后的矛盾，将在下一部里展开。

这是农民作者王杏元同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得通俗生动，乡土气息重，有民族风格。在语言运用上，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目 次

引子.....	1
一 三不怕.....	7
二 各奔前程.....	20
三 新任村长.....	32
四 卖竹山.....	47
五 天赐.....	58
六 震山鼓.....	73
七 “入党申请书”.....	87
八 拔大牙.....	104
九 阳春三月.....	115
一〇 山不在高.....	128
一一 墟场得利.....	142
一二 钱.....	155
一三 叔侄.....	169
一四 迷入歧途.....	178
一五 山神庙前.....	189
一六 出村证明书.....	207
一七 时到花开.....	219

一八	茶间灯火·····	234
一九	热火朝天·····	242
二〇	顺兴大叔·····	253
二一	红梅·····	266
二二	如此团圆·····	281
	重版有感 ·····	295

引 子

绿竹树木架天梁，
绿竹百果甜过糖。
山花丛里勤劳妹，
百鸟伴出开山郎。
绿竹出笋分高低，
东家富来西家穷。
穷苦兄弟骨头硬，
烈火难烧水难溶。

这首山歌，过去不单在绿竹村传唱，也在周围百里内外的山村流传。原来绿竹村位于闽粤交界处的鸡笼山下面。全村人口不过三百左右，村子是一个古老的堡垒式的山寨子，椭圆形，四周高壁围墙，都是用石砖垒砌起来的。从寨门进去，里面就是一幢幢房屋，住着几十户人家。这种园寨，在封建时代发生械斗时，可防御外人侵犯，平时也可防盗贼抢劫和野兽损害人畜。

寨子依山挺立，四面群峰拱抱，气势雄伟。你站在寨门口望去，只见四面山峰、山腰都种着百果树，山脚、山沟是一

迭迭的梯田，山顶长着茂密参天的树木。最好看的，是那金枝玉叶的竹林。山风刮着绿竹，竹梢扫着白云，竹枝摆动，终年咿咿哑哑，唱个不停。这里的竹子，不单编竹器好，拿来造箫制笛，也很得制箫笛的师傅赏识。他们夸说，用它制成的箫笛，不单外表光泽美观，而且吹起来还带着一丝优美的山歌韵味。因此，这村子才得名绿竹村。

这里山明水秀，土地肥沃，山花野果，四季争妍。杨梅、杨桃、菠萝、桃、李、梨、柿等几样大宗水果，长年相继轮熟。真是：摘不完的水果，砍不完的竹木，烧不完的木炭。每天大清早，晨雾初开，百鸟争鸣，大山里就热闹起来：人声笑声，砍树的斧头声，闹成一片；挑炭挑果的，一队接一队，喊着号子，奔出山谷，到山外赶墟；在山上摘果、砍柴、开荒的青年男女，就这山对那山、男班对女班，斗唱起山歌来。

绿竹村好，确是众口皆夸；可是，村里自筑寨以来，就因为“绿竹出笋分高低，东家富来西家穷”，阶级斗争从未停息过。

翻开绿竹村的历史：在清朝光绪年间，村子才二十多户人，都是姓王的。村中有个村领，就是地主“三脚虎”的父亲。他一手管辖全村，象个土山皇帝一样凶。外来的人，谁也不敢在这里落脚，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到了清朝末年，那时正是官凶民苦，劫难四起，逃荒避难的人很多，绿竹村又座落闽粤交界处，是个山高皇帝远的“三不管”之地。广东人犯了“罪”，逃到这里，可逍遥法外；福建人犯了“罪”，躲到这里，也可平安无事。因此，逃到这里的人很多。有些广东、福建的农民，因交不起租税，被迫逃到这里；也有走江

湖的、打工的、讨饭的、做小生意的，路经这里，都被绿竹村吸引住了，就掏点钱，给三脚虎送礼，说愿在这里落户。这时，三脚虎的父亲已死，三脚虎会掌事了，他不象他父亲那样固执，自称“宽宏大量”，其实，他比他爹更奸恶，是个苍蝇飞过他头上也要捻它一只脚的“钱串鬼”。他认为四面山窝山谷、荒坡荒地，横直十几里，给人家开了，一来可增一大笔租；二来可拦拦山猪野兽，免得损毁他的庄稼；三来佃户多了，人多势众，不会给别村看鄙，所以他假作慈悲，说是“客无亲疏，来者当受”。不过，他立了个规矩：客户不论姓牛姓马，都要改上姓王；客户开垦他家荒地，两年内不缴租，第三年一律上佃纳租。那时，穷人谋生困难，但求一时立脚，还论什么姓氏？只得一边给三脚虎打短工，一边向三脚虎借债开荒，挣扎过活。

这样，两三年后，全村就来了二十多家客户。他们说着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咿咿哇哇，七八样乡腔土语。语言不同，人色也多。有打石打铁的，有凿水瓢削木屐的，有夯墙盖屋、阉鸡杀猪的，有戏班的丑角，有专看地灵风水的地理仙，还有文墨满腹的教书先生……各色各样，各有才能。古老的寨子两旁，盖起一幢幢的草房瓦屋。横直七八里的十八山门，也被开成一迭迭的梯田果峰。这样，这个人烟稀少的绿竹村，就一年比一年热闹起来。

三脚虎的贼手堵着牛鼻了。只几年，雇工的工钱低，租粮又一担担进了仓屋，于是，堂皇的大祠堂盖了起来，浮山墟上，又开创了行铺，银钱滚滚，进了他的荷包。可是，他还不满足，竟想一手遮天，得寸进尺。原约定两年内开生荒不

纳租的，后来改为一年，隔年又改为现开现缴。天呀，逃命到这里的穷苦人，粗粮也被榨出油了。

恰巧这时，村里有一个“山顶叔公”*昔年曾参加黄牛山上聚义反清的队伍，后来这支起义队伍被剿散伙，就到这里来落了户。他眼看三脚虎强蛮夺理，勒迫租税，任意封门锁户，就出头论理。三脚虎却呼手下人赶打他。“山顶叔公”忍无可忍，一恼火，举起拳头，象武松打虎一样，三拳两脚，就把三脚虎的大腿踩断。然后，从容不迫地背着手，闯过福建去。

三脚虎吃了亏，怎肯甘休，于是，挑上钱银，通官告府。官兵进村，诬说村里造反，不分皂白，要把外来户的房屋通通烧掉。外来客户，被迫上绝头巷，也不肯甘心受死，大家拿起扁担木棒，一吆喝围上三脚虎的大屋。正在这时刻，“山顶叔公”忽地回来了。他手拿一把大劈刀，不问不答，把官差头人，拿过杀了，然后带着首级，跟着那班官差，堂堂皇皇，上县衙代众人认账去。

经过这次血斗，全村客户的房屋，前后被烧掉三次。但客户还是一步不退，房屋烧了一次，大家便再搭一次；房屋烧掉一次，众人的仇恨就增高一层。原住本地的贫苦农民，也都站在客户一边，说要和三脚虎拚个粉身碎骨。三脚虎看到除了极少数富裕户不动声色外，大多数人都联合起来了，只得暂且托人和客户讲和，暗中却当天立誓：今后没携妻带子的，一个也不准在此立脚。

从这时候起，三脚虎气焰虽低了些，但村里这班脚下无

* “山顶叔公”：山里农民对在山上聚义抗清的人们一种称呼。

寸土的，还是单衣挡不了风寒，硬着头皮，盘山过岭，租种着自己开垦的田地，半工半种，各尽自己手头工艺，累年磨月，拖磨下来。

解放后，这页用血写的历史，翻过去了。绿竹逢春雨，真是遍山竹笋，日夜拔尖，欣欣向荣。经过土改，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好象含水过冬田螺，遇到春水一样，扬眉吐气了。一些原来家底厚、劳力强的人家，自是帆船赶上顺风，直飞猛驶；有些虽然分了土地，但家底薄的人家，遇上生老病死，却象小竹排驶到江心，碰到一阵当头风浪，只得又转回旧路子来。这样，旧地主虽打倒，卖田卖地的事却又发生，“绿竹出笋分高低，东家富来西家穷”的山歌，又开始唱起来了。

路该怎样走下去呢？有路！毛主席给绿竹村人指出了阳关大道：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可是，在一九五二年春，互助组搭起来不到百日，富裕户变了心，风风浪浪，合了八个月，就一哄而散。但是，散得了富裕户的心，却散不了贫农的心。贫下中农唱道：

互助合作好比大树身，
贫农好比绿叶荫，
绿叶离树要枯萎，
贫农离党难翻身。

大家听党的话，重整旗鼓，组织一个十二户的贫农互助组。可是，大家都是穷板板，组织起来，缺牛缺肥缺农具。

富裕中农阿狮拉凉话讽刺说：“穷骨头，搭个骨头组，小泥鳅想跳龙门，铁树开花再说吧！”这些人越不把贫农放在眼里，贫农们越是一股劲、一口声：“骨头要生肉！”

这样，绿竹村的对台戏，就擂鼓唱起来了。富裕户仗着田肥山好牛壮肥足，夸说：“掩着鼻孔也唱赢你！”贫农组的组员，凭着一把硬骨头，起早摸黑，凿山沟，排酸水，削山皮，烧草灰，开荒种果子，又拿出各人的看家好工艺，大搞副业。真是双手打出八面拳。足足搞了两三年，骨头组果然生起肉来。而且村里有些贫下中农也被带动起来了，跟着组织了几个互助组。富裕户阿狮叹道：“想不到草垛里会飞出金凤凰。”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毛主席在北京发出农业合作化的指示。这真把绿竹村贫下中农的心鼓擂响了，纷纷报名参加初级社。阿狮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改变主意，参加进合作社来。但他毕竟是一条泥鳅，见了软土就钻，入社后又滚起一番风雨。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到一九五七年，高级社终于建立起来了。

绿竹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胜利。穷哥们自豪地对我说：“锄头先放一放，写出我们这副硬骨头在党的领导下，怎样踩出一条大路来，叫人家看看我们贫农的志气！”我遵命了。不过，我是个拿五尺二（锄头柄）的，当个记录员，口头讲一讲“办社记”还可以，要写书，那就缺文墨了。社里老贫农洪羊伯说：“讲古的人，开口七分文章。路是大家踩出来的，你讲得合我们的心意，就是好文章。”好，既然这样说，我就先讲英雄“三不怕”夜闯广东怒打“三脚虎”的故事，作为开场吧。

一 三 不 怕

绿竹村人说起贫农互助组，总要提起“三不怕”王天来这个人物。

这“三不怕”的外号，无非形容他的为人刚强不屈，天不怕、地不怕，虎狼不怕，地主恶霸不怕。王天来是绿竹村村长，共产党员，三十八岁，是一个高大刚毅的硬汉子。论力气，他虽不算村中盖一，但能较量过他的也没几个。两百斤大杉，他扛上肩，居然象抬麻骨一样。解放前，他想向富农借牛到榨油坊碾油茶籽，富农故意刁难，抬高牛租。他火一旺，把牛绳扔开，拉过一个贫农兄弟，两人合力，把两千来斤的碾石拉着转了老半天。不过，人家输服他，并不是因为他有一把牛力气。人家敬他的，还是看他为人正直刚强，好打抱不平，事事关顾穷哥们；地主三脚虎恶，他敢在虎口拔大牙。解放后，他肯咬姜蘸醋，一心一意，带领大伙，叫困难重重的贫农互助组“长上肉”。所以，每当大家一提起王天来，往往就有人打趣说：“嘿，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响当当！”天上掉下来？这话怎讲？莫非人们把王天来当做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么？不是，这里有一段故事。

王天来祖家原是福建诏安陈家寨人。因家境穷苦，十

多岁时，他就帮父母给人家挑货打短工，向地主租田地种。穷苦人家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不停脚手，还是落得挨饥受饿。到了天来十七岁那年，不料又遭旱灾，田园失收，缴不起租税，地主保长又勒逼得凶，父亲只得冒命去挑私盐，不幸在路上给盐警打死。母亲跟在尸体后面，沿路号哭回家。因悲伤过度，一回家就病倒了。可是地主保长却一点不放松，逼她卖掉天来。母亲怎舍得心头肉呢？她受不了勒逼，心一横，吊梁死了。

母亲一死，一间破瓦屋就给地主占去。才会爬地的弟弟，给外婆抱去抚养。天来想走也走不得，地主要他做长工抵“债”。天来本就在地主恨入骨，哪里肯给地主做长工？莫奈欠了地主的“债”，心想：大丈夫，一分一文也不欠你的。于是，就给地主做了三年工，抵清了“债款”。第四年，本想溜开，可是地主却装得好心好意留他，天来只得又干了一年。等到向地主结算工钱时，给地主三除四扣，结果辛苦一年，才落得五个龙银上手。

天来接过钱，紧紧捏在手心，越想越冒火，脚一顿，把五个银洋狠狠摔在地上，气呼呼转身走出门去。天来回到草寮，寮里没这没那，又气又饿，倒在铺架上，老是合不上眼。心想：“难道就蹲在这里，被打掉牙齿含血吞吗？不！你敢初一，我敢十五！”天来拿定主意，翻身站起，卷起席包，拿过竹担一串，挑上肩，气汹汹走出村口。到三岔路旁，把席包放下，转身搬了几块石头，走到地主屋后，狠狠地向地主屋顶砸去。砰砰几声，只见屋顶塌下几个大洞，屋里一时哀呵哭喊。天来又砸上一块石头，然后才痛痛快快地走开。回到

三岔路旁，挑起席包，离别家乡，踏着暗淡的月光，忍着饥饿，盘山过岭，满腔悲愤地闯过广东来。

那时，绿竹村有个寡妇叫王婆，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凤梨，不单长得俊俏，而且乖巧伶俐。驶牛，插秧，编篮，织筐，摘果，烧炭，项项都不输男子。村里人人夸她内外都能干。

王婆家境贫苦，眼看自己年纪老了，女儿已长大成人，真的又喜又急，终日东奔西走，到处寻媒托戚，急急想找个如意女婿上门。可是，一连找来七八个，个个都是龟龟蛇蛇的浪荡子，没一个合眼，反得罪了许多媒人和亲戚。这年，凤梨已二十岁，王婆更焦急了。俗语说：日思夜梦。那一夜王婆作了个美梦。梦见在路上遇着一个陌生男子，一表人才，笑哈哈说愿给她做上门婿。王婆笑出声醒过来，把梦里经过告诉凤梨，天明逢人就悄悄地说：“凤梨婚星浮了。”说着，就到梦中遇见子婿的那个路口，一边割草，一边注视着每一个过路人。见到青年男子，就亲热招呼，问东问西。一连五六天，半个子婿也没接到，反而惹了一大串笑话。王婆的心又冷了。眼见稻子黄熟了，母女一老一少，只好抬着谷桶收割去。

这天，王婆母女正在村东鹤头山的梯田上收割，太阳当中，才割了一丘稻子，打下三箩谷子。还没顾及挑谷，眼见太阳似火，打谷桶怕被晒裂，母女想把打谷桶扛到树荫处放。扛着，梯田的田塍，又窄又滑，王婆脚一软，“隆”一声，母女连着打谷桶，从丈多高的田坎上翻下来。恰巧这个时刻，天来打从这里经过。他慌忙扔下席包，上前扶救。天来

见王婆力气不支，不忍走开，便用浴布巾把饿得麻麻痛的肚腰一扎，把三箩谷子和席包，挑上就走。

“感谢大哥了！”王婆口口声声道谢，眼睁睁盯着天来出神：这青年牯子，赤土色的长方脸幅，两撇大浓眉，一双伶俐机智的眼睛，又是好身材。王婆越看越喜。又见他衣服补满了补丁，即拉住天来问道：“大哥，你是打工来的，还是讨饭的？”“打工的！”天来见王婆慌张地拉紧箩索，想是怕要收她工钱，即笑着安慰说：“不要怕，我不要你的工钱的。”说着，甩开王婆走了。王婆欢喜极了，忙跟在后面指路，一刹那，就把天来引到家里来。

天来放下谷子，拿过席包，就要告辞出门。王婆哪里肯放，硬要留他吃饭。天来却上下不肯。他就这个脾气，帮助穷苦人家，没一天半晌，只一肩两锄工夫，决不吃人家的东西。何况这时他肚子空着，吃个饱，最少也要半升米，所以决心要走。王婆可不放，她叫凤梨栓上门，又把席包藏在眠床里。天来没奈何，只得坐下来。

王婆忙叫凤梨烧火煮饭，自己一边淘米，一边向天来问这问那。当问起天来的家时，天来摇摇头说：“我没有家。”“怎么？”王婆诧异地问：“那你叫什么名字？”这又叫天来难以开口了。你想他是和地主作对闯了祸逃到这里来的，怎能随便道破真姓名呢？可不说又不好意思，只得含含糊糊，把原名田来改说是天来。

“呵，天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婆一听，心鼓子被“咚”一声打响了，口里喃喃在念：“呵，天来，皇天打发你来的，老天爷到底不亏有心人。”王婆念着，忙转身对天来说：

“你无家，若不相嫌，就在我家住吧！”说着，欢天喜地拿出几个鸡蛋煮了。一时菜香饭热，恭恭敬敬陪着天来吃。正想一边吃，一边打探天来根底，可是，天来吃了一碗，就离桌不吃了，推说刚才在别村吃过饭，而且日色不早，要赶路到别乡去。

王婆抢碗抢箸，硬要天来再吃：“你若要找工做，正好我家也要请人。”天来笑着问王婆有多少田地，王婆说自己只有五分地，另租了两亩。“两亩半？”天来摇头笑着说：“要知道，我一个人一手就要种四五亩。”王婆急坏了，望望凤梨，只见凤梨一转身，低头溜出门去；看看天来，要把招婿的心意说出来，又难以出口，只是一味说：“我能留得你就是，田地多少你别管。”天来不知王婆心意，还是替她弹算一番，王婆却是执意要留他。天来安慰她：“不要怕，十月冬，我若在邻村，一定赶来帮你。”

王婆听到这段贴心话，对他更喜欢了。见天来要走，急忙紧紧拉住，正想撕开脸皮，把有意招他为婿的事说了；可是，话刚要出口，凤梨又走进门来。女儿踏进踏出，到底同意不同意呢？王婆口哑了，她哪能在女儿面前，开口向这个初见面的青年人提亲呢？王婆默了一会，即对天来说：“好吧，我家留不住你，你要找工做，我向大户问问去，你等一等。”说罢，又附耳嘱咐凤梨关顾他，然后匆匆走出门去。

天来忙叫她不要去问。王婆不理他，还是走了。天来想趁机走掉。他伸手正往眠床里拿席包时，凤梨一手抢过席包，红着脸看了天来一眼，背转身，把席包紧紧抱住。天来无法，只得呆呆地看着凤梨背影发愁。